

編後語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本刊誕生於世界和中國巨變的時代風雨，現已出版整整十年，可以說是「十年樹木初長成」，形成特色，也建立某種影響和地位了。金耀基感慨，《二十一世紀》「與二十一世紀有約」，當年似乎遙遠的期待今日已成現實。正如陳方正強調的那樣，從創刊起，《二十一世紀》就定位為「一個茶館」。確實，本刊十年來發表了千餘篇觀點不同、風格迥異的文章，其中有不少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劉青峰在〈十年回眸〉中，將創刊過程和十年辦刊中的人和事細細道來，透露了一個編者的觀察、感悟和思考。這三篇文章從不同方向表達了我們對「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這一宗旨的理解。創辦一份學術文化刊物是一項中國知識份子共同的文化建設事業，因此，紀念本刊創辦十周年之際，也是感慨與感激的時刻：我們在此感謝幾十位編委、數百位作者的卓越貢獻，以及數以萬計讀者的默默支持。在本特輯中，我們邀請二十多位編委和作者撰文，並附上前十年共60期的全部目錄，增加近80頁篇幅，作為奉獻給大家小小的一份禮物。

創刊十周年的紀念也是一次回眸反思與放眼前瞻的思想機遇，二十多篇特約文章形成了幾個相對集中的議題：李澤厚、劉再復、徐友漁、何清漣、甘陽以及陳彥從各自的角度反思十年以來中國思想學術狀況的演變；錢永祥、徐賁、季衛東、李歐梵和趙毅衡不約而同，切入「知識份子與公共性」這一當下關注的論題；張隆溪、劉述先、司徒立與金觀濤對於二十一世紀我們所將面對的重大問題闡發自己的思考；余英時、韋政通、龐樸、石元康、許倬雲、湯一介和劉廣京等，則對在歷史與當前世界語境下，中國所面對的挑戰提出了各自的見解；「人文天地」中汪暉談《二十一世紀》與《學人》、劉小楓談「知聖」和「素王」，謝泳則提出「回到傅斯年」。所有這些觀察與評論文章都短小深入，具有啟發性。

其他欄目也還有不少值得推介的好文章。「百年中國與世界」中沈志華分析中國建國之初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成敗，經盛鴻討論1949年國共軍事戰略及其得失，都以翔實的史料特別是新檔案為依據，為重新反思這兩段歷史提供了新視野。繼上一期唐曉峰評述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本期葛兆光具體分析中國古地圖和思想史研究，相映成趣。本期「政治與法律」以及擴大為「經濟、社會與傳媒」兩欄中共有來自海內外學界的四篇論文：秦暉在當前學術視野中對不同社會政治體制的批判比較；古德曼對改革二十年後中國政體結構的重新界定；李金銓討論中國新聞業與社會理論的關係；以及胡素珊對中國農村教育改革政策的評述，它們都是富有洞見的探索。

最後，在「隨筆·觀察」欄，我們從與本刊有密切合作關係的《世紀中國》網頁上，選登了由朱大可引發的有關「上海情欲」的兩篇討論文章。或許，這可以看作本刊與學術文化網頁互動、並「打開象牙塔之窗，眺望流行文化熱點」的一種嘗試罷。